

红杏出墙记 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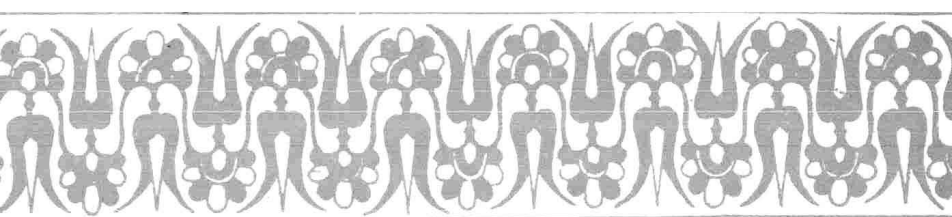
刘云若 著

社會長篇紅杏出牆記

第三回

（四十九）

吳小姐才曉得吳小姐走了。這一會又走來道：我們小姐說了信上沒有什麼。您不必看了。正舉聽了更覺猶疑。就着去。你去跟小姐說。請她務必給我看看。不然我就上她屋裏去。吳小姐道：那可了不得。深宵夜好。今天外面又有風。可別出去。我去矣。說着又跑走了。這次還很快的回來。手裏拿着一封信交給吳小姐道：我們小姐說。請您看了。別過意。正舉把信接了。見只是一張摺疊着的洋紙。信裏把字迹描在裏面。先揮手敬吳小姐出去。然後封着這張紙兒呈視。倒覺裏面藏着許多把尖刀。一展開就要飛進心裏。不知要教自己受多們的痛苦。便手兒顫顫微微。按着



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

红杏出墙记

下

刘 云 若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红杏出墙记（上、下）

刘云若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0 3/4 插页4 字数804000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500

ISBN-7-5306-0008-7/1·8

上下两册 定价：7.25元

第十一回

凄绝隔年人意外相逢新欢悲故剑
清寥明月夜灯前取影笑靥换愁颜

话说白萍因见不着淑敏，式欧祁玲二人，又神色匆忙，便觉心中不快，告辞要走。哪知被祁玲拦住，传说淑敏有事相留。白萍只得重行坐下，问祁玲淑敏在内院陪着什么客？祁玲竟摇头说不知道，白萍心中更加疑惑，暗想祁玲屡向内院出入，怎能不知客人是谁？但又不便再问。过了一会，祁玲走了，式欧也暗暗溜出去，只剩下白萍一人，独坐书斋，说不出的寂寞烦闷，便从案上拿起一本东方杂志，随便翻阅。只是心头烦乱，连一字也不能入目。

正当这时，忽觉门旁一阵风起，飘然走入一人，掩到身边。白萍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淑敏悄然而至，忙向她点头笑了一笑，才缓缓立起来，要和她握手。淑敏笑着道：

“累你久等了，对不起得很。”说着就伸手和他握着。白萍此际，忽然看出淑敏面色，颇觉异於平常，颜色惨白，似乎方才受过什么激刺。眼圈儿红红的，又像哭过不

久。但是眉梢目角，却仍含了一团喜意，瞧着暗自诧异。便随口道：“何必客气，淑妹，你的朋友走了么？”淑敏眼中似变成一种神秘的光，向白萍看了看，接着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白萍道：“倘然你正忙着，我明天再来好么？”淑敏道：“不必，你请坐。”白萍拉着她同走到一个长沙发上并肩坐下。淑敏道：“你吃过饭了么。”白萍道：“吃过了，在公司用过饭就跑了来。”淑敏笑道：“你倒不失信。”白萍道：“我这是第一次履行恋爱约法，遵从你的命令，怎敢失信？”淑敏一笑，露出雪白的小牙儿，道：“你以为今天的日子，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意义？”白萍道：“譬如我的全部生活，是一个很厚的月份牌吧，那么从今日起，才算揭开幸福的第一页。以后每揭一页，就能看见同样的幸福。”淑敏把目光从白萍面上移到自己足尖，悄然道：“咱们的月份牌，是合用一个，还是各有一个呢？”白萍道：“倘然有两个，也是一版印成。但是，我想咱俩应该公有一个。”淑敏道：“你能预料这月份牌上，都是幸福么？”白萍道：“岂止预料，我已揭开看见了，除了幸福，再无别字。”淑敏双眉一耸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缓缓呼出来，道：“我很希望这样，并且希望今天月份牌第一张上，不会发现意外字样。”白萍听她说话奇怪，不禁愕然暗惊，忙问道：“淑妹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淑敏道：“什么意思也没有，我不过说着玩儿。亲爱的，我看见你把幸福的爱情给我送来，正默默的期待呢。”白萍听她口中吐出“亲爱的”三个字，好似三把软

钩，把心钩得动了起来，不禁转脸过去，冷不妨袭了她个香吻。淑敏躲避不及，羞红两颊，摇着他的手道：“老实些，万一式欧进来……。”白萍的手被她摇撼，只觉两掌互握得较前更紧，好似她手指上有件很硬的东西。压迫自己的肌肉，无意中低头向下一看，见她的手已被自己反握在下，就轻轻把手腕一翻，立刻眼前一片金光闪动。淑敏这右手无名指上，竟戴着个赤金戒指，再一细瞧，这戒指上镶了三颗滚圆的珍珠，每个珍珠中间的距离约有二分，三珠夹成两空。上面影影绰绰的，还像刻着两个阴文的篆字。白萍被这戒指吸引着，低下头去细看，瞧出珠的隔空处，是“同心”两字，几乎忍不住惊叫起来。又再来看看淑敏的另一只手，自己白天所替她带上的钻石戒指，仍然戴着，便扬起脸儿，怔怔的向淑敏相望。见淑敏好像并未注意他的发现，白萍只得再低下头，用自己的视线，把她的视线引导到那镶珠戒指上。淑敏已瞧见那戒指，仍自问道：“你瞧什么？”白萍轻轻用手指把那戒指顶起，淑敏道：“你看这戒指戴在这里不像样么？这是我预备和你交换的，因为等你快来，所以随便带在指上。”说罢就一手把镶珠戒指从指上取下，一手握过白萍右手，要替他戴上。一面说道：“我向来不喜欢戴手饰，正要出去买个戒指，和你交换，方才无意得了这个戒指，就给你算订婚的纪念吧。”白萍这时心意麻乱，有许多话要说。还未待说出，戒指已套到指上，方才吃吃的道：“你……，这戒指，从哪里得来……？我的东西……？”淑敏微笑道：

“你的东西，哦，怎会是你的东西。”白萍道：“倘然我没有认错，或者这物件不是另外同样的一个，我瞧着像是当初我和芷华订婚的戒指。”淑敏道：“不错么，倘然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你把当日芷华给你的戒指，转赠了我，我也把当日你给芷华的戒指转赠了你，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么？”白萍很恳切的道：“淑妹，到底这戒指是不是从芷华那里得来？”淑敏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白萍又问道：“是几时得着的。”淑敏想了一想，忽然提高了声音，说道：“就在一刻钟以前。”白萍听了这话，不觉悚然立起，想到自己来到张宅，已有半点多钟，淑敏得到这戒指，是在自己来了以后，其中大有可疑。不知是何道理，忙又问道：“是她寄给你的么？”淑敏摇摇头。白萍立刻恍然大悟，这戒指淑敏得到只一刻钟，并且不是芷华寄来，再把方才淑敏在内宅陪客，和式欧祁玲的神色，种种情形，综合着看来，便知道现在内宅的客是谁了。

两载睽离的故剑，竟发现在新欢的家中。想起当年恩爱，以及分离后的积愆，不觉热情炽发，急欲奔进内宅，和芷华见上一面。方才把身一转，还未举步。猛又想到芷华已归仲膺所有，自己又新与淑敏订婚，一对交颈鸳鸯，已变成分飞劳燕。这时见面，两下里只有难以为情，徒添惆怅。再说有淑敏兄妹在旁，更要难堪万状，不如咬着牙儿，不去见她也罢。想着把脚停住，瞧瞧淑敏，再想到自己从此与淑敏成为夫妇，日后岁月茫茫，久无与芷华相见之日，若想再得现在这样一个机会，恐怕永成虚望。竟该

硬着头皮，去看看她的声音笑貌，算作最末次的纪念。但自己若迳自贸然进去，淑敏或者难免不悦。只好向她宛转陈情，求她帮着去见芷华一面。便对着淑敏，唇吻频动，话到口边，却又说不出来。淑敏只向着他笑，也不开口。半晌白萍才憋出一句道：“你可以……，教我……她在里面么？”淑敏道：“谁呀？”白萍吃吃的道：“芷……芷华。”淑敏似乎一怔，道：“你怎知道她在这里？”说着又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她在这里，她是下午火车来的。我从公司回家，不大工夫她就到了。”白萍问道：“她为什么事来？”淑敏道：“你想想，还有什么事？白天你不是看见她那封信了么，她来就为促成信中所说的事。”白萍道：“那么她只为撮合咱俩来的了。”淑敏道：“她第一次来的信。我没接到，想是邮寄失迷。所以又来第二次信，就是你看见的。哪知她还怕我变化竟亲身来了。方才她一进门，真算恰巧，就看见我手上的戒指，她当然认得，明白我已允许了你的婚事，非常欢喜，背着人向我道谢。哪知我正陪她吃饭，那个顶愚拙的李妈，跑进去报说你来访我。那李妈平常不会说整句的人话，偏偏在芷华面前，把你的名字报得清清楚楚，芷华就向我笑了，我只可打发式欧祁姐出来陪你。芷华才盘问我几时和你订婚？我实说就在当日白天。芷华想了想，又瞧瞧我手上戒指，就从手夹内取出这个戒指，递给我说：‘白萍既把他的订婚戒指给了你，我也把我的订婚戒指由你还给他。’”淑敏指那镶珠的戒指道：“她把这个给了我。我就依着她的意旨，

把这个带出来又给了你。”淑敏说完，见白萍眼圈儿已变成红红的，知道他大动感旧之思，不知如何心动肠回，就看着他只点头儿。白萍忍不住问道：“她……她还在后面么？”淑敏不知怎的，面色也变成惨白，低声答道：“她还在后面，今天的事，我的地位很难。你们一对旧人，以先虽然曾有过隔膜，可是如今已解释开了，我看你的情形，总还系恋着她，她那一面也未尝不系恋你。不过她现在已成了边夫人。你呢，我姑且站在局外，你不必顾忌着我，我也绝不因为她而发生嫉妒。只是我也不便引诱边太太，和你再亲近。这其间只好请你们双方酌商。今天你们俩在我家里遇着，据我看实在是意外的缘分，错过这个缘分，恐怕以后也再难相见，总应该见面作个最末次的纪念，可是绝不能由我把你们拉到一处，因为我还要顾着边仲膺那一面呢。现在惟有请你们两人自己斟量，若是两方面都愿意见面，我可以立时把你请进去，或者把她请出来。”白萍听着，心中十分忐忑，本来愿意和芷华一见，但淑敏口里虽这样说，只恐未必心口相应；倘然她因此犯了心思，岂不反为不美？若是忍心不见芷华，只恐真应了淑敏的话，从此一别，茫茫终古。日后再想起来，缘慳一面，悔抱终生。

想着正不得主意答复，忽然祁玲掀帘走进。淑敏忙向白萍道：“你先自己坐着，我到后面看看。”白萍猛然想起，自己便与芷华见面，除了两方难过，还有意外的不便。不如放漂亮些，趁此机会，毅然决然的一走，落个于

净爽快也罢。想着正要立起来告辞，心中又觉割舍不下，略一犹疑，淑敏业已翩然而出，再告辞也来不及，只得仍旧惘惘地坐着。祁玲这时看白萍神情有异，料着淑敏已把芷华的事说了，就不再隐讳，笑嘻嘻的问道：“林先生，你知道后院的女客是谁了么？”白萍点头微喟。祁玲道：“您不要和边太太见见面么？”白萍听祁玲口中说出“边太太”三字，忽觉悚然，道：“咳，她现在已是边太太了。我还有什么见她的可能？”祁玲道：“男女交际，便是太太，见面谈谈又有何妨？难道只有小姐才能见面么？”白萍道：“您怎会不明白，我们的情形不同，不能当普通交际看啊。”祁玲又笑道：“我还忘了。给林先生贺喜，你和淑敏是订婚了？”白萍本疑惑她尚不知道，怕又像景韩那样受诈，就只翻眼儿瞧着她。祁玲道：“你不要瞒我，淑敏回家就都和我说了。便是她不说，我也了然，她手上的戒指，能瞒得了人么？啊啊，你这时很难过吧？大约你本来想见芷华，只为碍着淑敏不好意思。你如这样思想，可就错了，我敢担保，淑敏绝不嫉妒。方才我看芷华也是神不守舍，大约该和你一样难过。据我想，你们大大方方的见个面儿吧，何必两下里各自苦闷？教我们旁人瞧着都焦心呢。”白萍被她说得又摇摇不定，口里漫应着道：“祁小姐，我们的事你总明白，事到如今，见了一面又该如何？”说到这里，忽听院内有革履声很慌速的跑来，履声细碎，白萍知道是淑敏，就停口不谈。果然帘栊一起，淑敏走入。祁玲居然脚下明白，毫不停留，和淑

敏摩着肩儿，就跑出去了。

淑敏进门，先用眼儿将祁玲送出帘外，才走到白萍面前，带着一脸奇怪的颜色，似在忍俊不禁中，蕴着无限思虑。很庄重的问道：“萍，方才的话，只当我没说，现在请你在良心上答复我一句，你愿意……肯进去见芷华么？”白萍起初见她奔驰而来，以为必有意外的要事，不想她还是接着上回的未完说起，因为心中的犹疑仍似方才一样，一时还是迟疑难答。淑敏斜眸一笑道：“萍，我说破了你的心思吧，你当然一万分愿和芷华见面，只为一来怕见了她伤心，二来怕我不快，所以进退两难。”说着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知道若不替你开个路儿，你一世也不肯吐口，我给你出个两全其美的路儿。第一层，现在你见她固然要一时伤心，可是若不见她，将来是终身遗憾，还是见见的好，第二层，你二人若是见面，我论理不能在旁讨厌，但是我为免除她的不好意思，和省得你的顾忌，倒要拚着讨厌，在你们会见时作个监视人，这样你总可以愿意了吧。”白萍听到这里，不自觉的把头儿连点了两点。淑敏笑道：“你愿意了？”白萍素知淑敏惯施狡狴，常常把对方的话问得准牢，然后突然一转，发生变化，瞧这样下文难免要出毛病，便迟疑着不敢再点头儿。”淑敏又重了一句，道：“你真个愿意了？”白萍只可斟酌着反问道：“我愿意怎样呢？”淑敏道：“我是要问准了你，才好给你们筹备大会典礼。”白萍道：“我不是……，已然答应过了？”淑敏道：“那么你是愿意了？”白萍被她逼得没

法，从喉咙里轻轻发出个“是”字的低音，淑敏忽然拍手笑道：“哦哦，你只顾自己愿意了，也不问问人家。芷华已经是边太太，人家心里只有个边先生，怎能再见你呢？你别痴心妄想了。”白萍爽然道：“你问过她，她不肯么？”淑敏道：“自然不肯，方才我把对你说的话，照样和她说了一遍，你猜她回答什么？”白萍道：“那我怎能知道？她真个回答什么？”淑敏笑得花枝乱颤，扶着白萍肩头，弯着腰儿，且笑且说道：“她呀……，她呀……，她回答我……，说……，愿意……，很愿意。”白萍此际更被她闹昏了头，直着眼儿道：“你到底……，怎们回事？快说明白，别教我……。”淑敏仍笑道：“我再不说明白，大约你就急疯了，啧啧，事不关己。关己者乱。”说着止住了笑，拍着白萍的肩儿道：“傻瓜，你先吃一付定心丸，今天我担保你有人可见。方才我呕你呢。”白萍撅着嘴道：“你也太好呕人，干什么把穷人开心？”淑敏道：“我并不好呕人，只好呕你，你也太经不住呕，只轻轻一呕，就把心肝五脏都呕出来了。我要不呕你，怎能知道你还在旧情不断呢？”白萍着急道：“难道在这个时候，你还对我多这份儿心？”淑敏正色道：“不不，你别误会，我绝不是多心，我若有一些疑忌，不只对不住你，连对芷华也觉惭愧，这不过随便调笑，真的，芷华正在后院等待你呢，你快随我进去。”白萍将信将疑道：“是么？她怎样说？”淑敏道：“看起来，人不要说谎，居然这时连实话也教你不信了。实和你说，方才我到后院，芷

华当然知道我见过你，绝不像你这样鬼鬼祟祟，她倒大大方方的，问我林先生还在前面么？我回答她说：林先生未走。她又看看我的手上，见这戒指已经不见，就向我笑着说。她昼夜焦心的事，到今朝心愿才了，把白萍托给了你，把你也托付白萍，总算稍补良心上的缺憾。又问林先生知道她在这里么？我回答已对林先生说了。芷华又问林先生没有提起她么？我就乘机回答，说林先生很希望和你作一回最末次的会面，只因为怕被您拒绝，不敢冒昧请求。芷华听了，流了许多的泪，才说：“这很可以，我以老姊资格见见妹妹的未婚夫，有什么拒绝的理由？”你听听，这话她不是比你坦白得多么？现在你若再忸怩作态，倒显着你思想鄙秽了。来来，快来随我进去。”说着伸手便拉白萍。白萍的身体，此际轻如一片叶，随着她的手儿立起，走了两步，忽又立住道：“你别忙，容我想想。”淑敏回头道：“你别再装着玩儿，有什么可想的？现在已没有你犹豫的余地，便是你真不愿去，我也要强迫执行，何况你又是满心盼望。难道你作这样儿给我看么？”白萍忙道：“不不，我去是一定去，不过我心里发慌，你容我定一定，再想想，见了她的面，说什么呢？”淑敏道：“这不必想，见了面自然有话，快走。”当时再不容分说，把白萍直拉出书房，拉进内院。

白萍足走一步，心跳一下。快走到淑敏的卧室门外，白萍已见窗上人影憧憧，眼见自己久别的故妻，就在这一纸的隔离以内，一年来恍如远隔天涯，此际竟近在咫尺，

不由脑中轰然一声，心灵似已穿过窗纸，飞进屋中，去和芷华相见，院中只剩下个茫然无知的躯壳。但淑敏到阶前便停住步，高声唤道：“哥哥，祁姐，你们出来，我有事。”说完又低声向白萍道。“我把他俩唤出来，省得多人旁，教你们难为情。”白萍似乎并未听见，式欧和祁玲闻声鱼贯走出。见淑敏携着白萍在外，便相喻於无言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悄悄然直走出外院去了。

这里淑敏举步欲入，白萍仍自痴立，淑敏附耳道：“走呀！”白萍才猛然惊醒，由着淑敏提携，趑趄着走入房内。淑敏又叫道：“芷华姐，林先生来了。”白萍心里正自想着，身旁有个未婚妻，芷华已成边太太，自己任凭感情如何震动，也要竭力压制，作成普通酬应的模样。但一脚踏进门限，眼前倏然展开一幅图画。雪亮的电灯下面，写字台和一个圆椅的中间，盈盈的立着个淡装素服的芷华，她好似正在坐着，听见淑敏的传呼，方才仓促立起。身体尚未站稳，一手扶着椅背，一手支着写字台的边沿，摇摇微动。白萍瞧见芷华，好象打了个电闪，立刻觉着满屋中的一切，墙壁、桌椅、床榻、字画、陈设、以及身旁的淑敏，都完全消失，变成一片虚白的背景，衬托着一个芷华，心里更忘记了现在是怎样一种情形，几乎要扑上前去，幸而他的躯体业已僵木，只仿佛从身体发出一个阴影，直冲到芷华身上，但那阴影好似气体一样，撞到芷华身旁，便消散不见。两秒钟后，才发觉自己仍立在原处，并未移动丝毫。芷华瞧见白萍进来，娇躯一颤，喉咙

中微微发出一种声音，忽而腰肢一软，又摊落到椅上。那样轻俏的腰身，竟也把椅子压得吱吱一响，接着背过脸儿去。白萍望着芷华，突觉眼前起了一片白濛濛的翳光，渐渐把芷华放大，一直大到加倍。继而又模糊起来，倏又觉眼中有滚热的流质，流在颊上。再看芷华就回复了原状，才明白方才是泪液充满眼眶，起了视觉上的变化。这时芷华也已回过头来，因为她的脸儿。离着电灯极近，所以眼中盈盈的泪，分外看得清楚，凸起如珠，莹莹欲落。好象他已看见白萍脸上挂着的泪痕，因而觉出自己目中有物，急忙把眼闭上。哪知不闭还好，这一闭，那泪液便被上下眼皮拥挤而出，很迅疾的落下。芷华急忙把袖子遮了脸，一低头便伏在写字台上。

这时淑敏在旁，视着他二人的情形，知道此际房中若没有第三者的自己，不是白萍已在芷华脚下，便是芷华已到白萍怀中，而且早抱头痛哭了。其实淑敏猜测得殊为谬误，因为二人自从目光相触，便已不知室中另外有人，便是记着有人，也忘了应该顾忌。淑敏这种谬误的猜测，使她不免把女人本能的妒心微微提起。但立刻又被感情把妒心消灭，不禁对他们悲怜起来，暗想他俩经过不少折磨，今朝见面，虽然事变情迁，只是当初总是恩爱夫妻，两心不知存着多少积愆，要互相倾吐为快。有人在旁，任是如何亲近，也觉不便。自己赖在这里，岂不太不识趣。再说自己屡次表明无有妒心。倘真在这紧张情势下，还逗留监视，简直表明嫉妒心是澈底发动，太可惭愧了。最好趁此悄

不声的退去，给他们个谈话的机会。想着正要抽身退出，忽一转想白萍尚无关系，芷华实在没有和丈夫以外的男子秘密会见之理，自己要保全她，正须在此调护。若任她陷入罪恶之途，倒对不住她了。为今之计，只可喝醒了他们，便又叫道：“芷华姐，林先生来见你。”

淑敏这两句话，直似放了一个霹雳，把一对痴男女，从梦境中惊醒。芷华颤微微地，再自支持着立起，转过脸儿，向白萍鞠躬，白萍不知怎的，也昏迷迷的向她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。两下礼毕，又各自暂时无语。淑敏见他们都在含情难吐，眼见这寂寞的空气，必须打破，这阴沉的局面，必须扫开。忙拉着白萍向内走，口里说道：“萍，你请坐。”走到离芷华不远的沙发，就推他坐下，又过去把芷华接在椅上，道：“你也坐下，何必客气。”这时白萍和芷华，虽不似方才那样发痴，但仍低着头儿，仿佛谁也不敢再看谁了。淑敏也坐在旁边，想要以自己的豪爽，稍释他们的羞涩，就纵声道：“我要开诚布公的说话了，你们二位，分别一年多没见面，现在正该互相谈谈别后的状况，为什么虚度这难得的光阴？芷华不是明后天还要回天津么？你们万不要因为我在旁，觉着拘束，那反教我不好意思了。我希望你们二位的友谊从今天开始，算我的介绍。”

白萍听着，不由得偷眼去看芷华，见她丰韵依然，只是面庞稍觉清减，容颜少了少女的娇艳，好似长了两岁年纪，成为一个清丽绝尘的少妇。但是风姿反比去年更苗条

可爱。当年同梦之侣，已变为别鹤离鸾，空自闻声对影，可怜咫尺天涯，瞧着忽觉在脑中漾出了个边仲膺，不禁又隐隐心痛。芷华也偷溜了白萍一眼，见他倒是容貌较前丝毫不改，只是当年那一副目光，已由快乐改成沉郁。想见他度过的忧虑岁月，暗自怜惜，恨不得过去投入他的怀中，痛快哭上一阵。

及至转眼看见淑敏，急忙把心一定，想起自己要见白萍的原意，本是要和他交代正经言语，并非如情人的相思而欲相见。若再这样耗下去，岂不教淑敏疑惑。以为我还藏着野心，要与白萍私语，所以故意作态，暗示她躲开么。这时无所谓，自己也须竭力矜持，坦白的发言了。于是先把头儿低下，才勉强发声叫道：“林先生，咱们别得久了。”芷华说话，原想要放出沉着高朗的声音，以表示从容的态度，但恨声带不受命令，低涩到白萍仅能听见。白萍听着自己爱妻以“先生”相呼，觉得这两个字万分刺耳，心里说不出的感触。只得勉定心神，惘惘的答道：“边太太，您好？”

芷华听着“太太”两字，大约也和白萍听见“先生”一样难过。她却不及白萍那样忍得住，一时神经震动过烈，忽然冲口叫了一声“萍”，热泪直滚，呜呜的哭起来。她这一唤一哭，立刻使白萍突然发狂，灵魂从脑后便出了壳，莫说忘了旁边的淑敏，便是前面排着刀山剑树，也拦他不住，茫然立起，直奔到芷华面前，一把将她抱住。芷华手握着脸正哭，猛觉受了拥抱，在昏茫的意料